

義
的
故
事



著 編 竹 澹

行 印 局 書 中 正

5
3
02



一 買了一個義回來

戰國七雄中的齊國，有一位貴族公子名叫田文，他的父親田嬰是齊國的宰相，田嬰死後，田文便承襲了父親的相位，封號孟嘗君。當時的人爲了尊敬起見，就稱他「孟嘗君」，而不喚他的名字。

孟嘗君平時很喜歡結交賓客，凡是有一技之長的人，跑去投奔，他都收納下來，供給他們的居住飯食，因此一時各地的人才，差不多都集中在他的門下。

這樣，不多久，孟嘗君門下的賓客一天天的多起來了，有點供給不起，所以待遇方面，不得不就賓客的才能，略分等級。他的分法是這樣的：客居代舍，吃肉，出門有車坐；中客住幸舍，吃魚；下客

吃蔬菜。中客和下客都沒有車子坐。孟嘗君一下像這樣的賓客，共有三千多人，其中有一個客人名叫馮諼的，起初家裏幾乎窮得不能過活，聽說孟嘗君禮賢下士，招攬人才，就託他的朋友，介紹給孟嘗君。

那位朋友跑去見孟嘗君把來意說明之後，孟嘗君隨即慷慨的應允了。馮諼得着這個回信，就穿了一雙麻鞋，掛了一柄劍，很高興的投奔到孟嘗君那裏。

馮諼進了孟嘗君相府，自謙是一個不會做事的人，因此孟嘗君左右，便把他列在下客之中。

幾天過去，馮諼覺得自己的飯菜很壞，便敲着寶劍，帶着牢騷的口吻唱到：「寶劍，不如回去罷，吃飯沒有魚！」

左右聽了，來告訴孟嘗君，孟嘗君吩咐左右說：「把他當中客看待，給他吃魚」。

隔了些時，馮諼又敲着寶劍唱道：「寶劍，不如商去罷，出門沒有車子坐！」

好多話的人，又把這事告訴孟嘗君，孟嘗君對左右說：「把他當中客看待，給他坐車」。

「現在有車子坐了！」馮諼很得意地掛着劍，坐了車，去告訴他的朋友說：「孟嘗君人真好，現在已待我爲上客了」。

但是隔不多久，馮諼又發起牢騷來：「寶劍，不如回去罷，沒有衣食養家」。他照舊敲着劍，唱着老調。

「這位客人申訴太苦了」，許多賓客都暗地裏議論他，又把

這事報告給孟嘗君。

「馮先生家裏有人嗎？」孟嘗君問左右的人。

「聽說有一個年老的媽媽」。左右回答。

於是孟嘗君便派人送衣食給馮諼的母親，馮諼這纔不說什麼。

前面講過，孟嘗君門下共有三千多個賓客，每天的開支很大，如果沒有一筆很大的收入，那麼供給方面，便要發生恐慌。孟嘗君看到這一點，就派人放債給薛地（現在山東滕縣西南）的人民，收利息來接濟用度，但是因為年來薛地收成不好，借債的人，有許多到期竟不還利息。孟嘗君很是焦急，就叫人貼了一張紙條在門口，上面寫着：

「誰懂得會計，能到薛地去收債的請在紙條上簽一個名子」。

收債這件事，須要一個精明能幹善於計算的人，纔能辦得來，所

以孟嘗君門下賓客雖有三千餘人之多，但對這件事，都覺得不能勝任，因此誰也沒有敢前去簽字的。不料隔了幾天，那位向被一班賓客漠視的馮諼，竟大膽簽了名，願意接受這件重大的任務。

「馮諼，他是誰啊？」孟嘗君看到這生疎的名字，一時竟想不起是誰來。

「就是慣會唱『寶劍』，不如回去……的那個人！」左右這樣說。

「啊！原來就是他！」孟嘗君猛然省悟地說：「我到現在還沒有請他來會過面哩！」

「真對不住先生！」孟嘗君請馮諼來，向他道歉說：「我成天給國家大事鬧得頭昏了，人又笨，記性又壞，以致到現在都沒有請教過先生，現在你倒不見怪，肯替我去收債，真是感謝得很！」

「宰相言重了，這點小事，何足掛齒！」馮諼客氣地回答。

次日，僕役把車馬、賬簿、借約備好，馮諼便向孟嘗君說：「請問債收完了，買些什麼東西回來呢？」

「你看我家裏缺少什麼東西就買什麼回來好了。」孟嘗君含混其辭的說，而心中卻以為馮諼定能明白家裏缺少些什麼東西。



馮諼設法毀借約

馮諼辭別孟嘗君到了薛地，便召集那些欠

債的窮苦人民，叫他們都帶賬簿來核對。幾天之後，各債戶一一對完，他就站在廣場中，向各債戶說：「孟嘗君聽說這裏連年收成不好，很憫憐你們的痛苦，決心減輕你們的負擔，叫我們特地來盡心你們，並取消你們過去所欠的債

務，一概不要償還。馮諤說到這裏，爲取信大家起見，當着把一堆賬簿、借約，統統燒光。

「孟嘗君真仁極了！」那些欠債的人民，先前的滿以爲這次孟嘗君派馮諤來，一定要他們還債，心中真憂愁的了不得，現在馮諤聲明不要他們還債，並把賬簿借約燒掉，大家快樂感激的流出眼淚來，齊聲高呼着：「孟嘗君萬歲！孟嘗君萬歲！」

任務完畢，馮諤回到齊國京城，便往孟嘗君相府覆命。

「馮先生已經回來了嗎？」孟嘗君很是詫異，忙換上禮服，迎着馮諤說：「債都收齊了嗎？怎末收得這快？馮先生真能幹！」

「是的，債都收完了。」

「買了些什麼東西回來呢？」

「臨動身前，承您指示我，看您府上缺少的東西買，我想您府上，宮中堆積着無數珍寶，廐裏飼養着無數犬馬，一切東西，您府上都有，所缺少的就是『義』，就是人類的同情心，所以我這次就替您買了一個『義』回來」。

「馮先生！這話怎講？」孟嘗君驚奇的問：「『義』是什麼東西？」

「您不懂這意思嗎？讓我細細講給您聽」。馮諼從容不迫的說：「我想您現在所管轄的地方，只有區區一個薛地，您對於薛地的人民，非但沒有給他們興利造福，把他們當家人一般看待，反而用重盤剝他們，這是很不對的。所以我這次到那地方去，就假傳您的命令，召齊欠債的人民來，說您很憐憫他們的疾苦，豁免全部債務，並當場把賬簿、借約燒毀，以表示您的真誠，那些人民感激得什麼似的，

都拍手歡呼着：『孟嘗君萬歲，孟嘗君萬歲』！這就是我替您買來的『義』。

「唉」！孟嘗君聽完，失望地嘆了一口氣：「先生！算了罷，算了罷」！

這時，孟嘗君因為廣招四方人才，名聲一天一天的傳揚開來，後來連齊潛王也知道了，不由的對孟嘗君起了疑心，時刻防他專權，對於自己不利。過不多久，有人誣告孟嘗君陰謀篡位，齊潛王信以為真，就罷了他宰相的官職。

孟嘗君在京城站不住腳，只得率領隨從回到薛地。剛走到距薛地還有一百多里的地方，忽然看見無數人民，男男女女扶老攜幼，遠遠走來歡迎他。

當時那種情形太令人感動了，孟嘗君的車子，前後左右，四面八方都圍繞着人民，過去的債戶，有的拿着香，有的捧着花，有的歡呼着有的擁手，前護後擁，一直把孟嘗君護接到薛地，送他進了住所，那些感恩懷德的善良人民，這纔戀戀不捨地回去。

這「嗶嗶生」，孟嘗君中途在車子上很感動地對馮諼說：「你從前替我買的『義』，我今天總看見，纔明白了」。

二 愛國商人弦高

戰國時鄭國（現在河南新鄭縣一帶）有一個商人，名叫弦高，平時很看愛國思想。他在國內聽人傳說本國政府的官吏杞子，有勾結秦國，出賣祖國的嫌疑，心中深不滿意，他很想向政府舉發，免貽後

患，但可惜沒有拿着他的通敵證據，況且自己又是一個小小商人，未免力不從心，所以他只能暗中察訪杞子的行動，表面上卻裝着若無其事。

一次，他約好幾個朋友，辦了許多貨物，預備出國去販賣。剛走到滑邑（現在河南滑縣），忽然遇見很多秦國的軍隊，向南開拔，看去好像是要向本國侵犯似的。他立刻聯想到杞子賣國的那件事來，不禁暗暗發愁。

「你們補辦的貨物，都齊備了嗎？」弦高向他的朋友問。

「都齊備了！」朋友甲說。

「你們打算什麼時候動身？這兩天聽到什麼新聞沒有？」弦高又問。

「動身嗎？我不想去了」。乙憂慮地說：「今天在街上聽說秦國要打我國，先頭部隊已經到此，我想把貨物運回國內，帶領妻子兒女，一面逃難，一面賣貨，免得臨時措手不及」。

「我還聽到一個新聞哩」！丙悄悄地說：「據聞我國杞子將軍還受了秦國的賄賂，準備和敵人裏應外合」。

「你聽見誰說的」？弦高接着問。

「這是親戚告訴我的」！丙說：「他一向在秦國做買賣，秦國政府時常託他採辦珠寶玩具，派人送給杞子，假使杞子不通敵，秦國屢次瞎下送東西給他做什麼」？

「是呀！我也這樣想」！弦高嘆息着說：「如此說來，恐怕我們祖國的前途就要送在這般賣國賊手裏了！不過我們既是鄭國人，就該

擔起救國的責任。現在我們大家商量一個法子，給國家出點力好不好？」

「算了罷！」乙搖搖頭說：「國家的事自有那些做官的人擔承，用不着我們老百姓過問」。

「這是什麼話？虧你講得出！」弦高怒斥他說：「難到你不是鄭國人嗎？國家亡了還不是大家做奴隸，你也太沒愛國心了！」

「我剛才講的是玩話，弦大哥千萬別當真！」乙紅脹了臉說：「請問依你怎麼做呢？」

「現在到有一個好計策，但不知你們意下如何？」弦高站起來說：「現在秦國軍隊一部分雖已開到滑邑，但離我國還有一段路程，我想就趁這時間，推派一個人到本國去送信，叫政府趕緊準備；一方面變

賣我們的貨物，採辦些酒物，假稱歡迎義師，羈縻秦國軍隊，等到他們兵臨城下的時候，我國已有戒備，奸賊也無法施展他賣國的技倆，國家不是便可保全嗎？」

「弦大哥的話，很有道理，我們就照着做去罷！」大家聽了弦高的話，都這樣的說。

於是大家就公推弦高採辦犒軍的酒物，並推派丙星夜趕回本國送信。

次日弦高出城，正遇到秦軍，只見秦軍人馬精壯，旗甲鮮明，浩浩蕩蕩，向滑邑開拔前進。正在行進之中，忽然行列停住。

「報告元帥，前面來了幾個鄭國商人，口稱一見元帥，犒賞我們的軍隊」。一個探馬跪下來說。

「好！趕快把他們傳進來」。秦帥百里視勒住馬頭說。

「會兒，秦兵擁着弦高們，押到元帥馬前。

「大元帥在上，小商人磕頭」！弦高伏在地上說。

「大膽的狂徒」！秦帥故意裝怒喝道：「爲何擋住本帥的去路，莫非鄭國的奸細不成，快給我推去砍了」！

「大元帥容稟」！弦高很鎮靜地說：「我們實是鄭國的良民，向來經商營生，聽說秦軍初到，特備酒菜前來犒勞的」！

「這就奇了，你們是鄭國人，爲什麼卻歡迎我們秦國軍隊」？

「是呀，只因我國政府連年苛征暴斂，弄得民不聊生，怨聲載道，最近聽得貴國太興仁義之師，大家歡喜得什麼似的，都希望義師早日南下，解除我們的痛苦」。

「你講的都是實話嗎？」

「在元帥面前怎敢講半句謊話！」

「哈哈！哈哈！」百里視開心的說：「你們的慰勞品在那兒呢？」

「在這兒」。弦高指着後面一堆酒菜說：「真菲薄的很，說不上慰勞，祇不過表示我們小百姓歡迎義師的徽意罷了！」

「難得你們一片好意，將來奏凱之日，一定重賞你們！」百里視聽了弦高一片花言巧語，樂不可支，便吩咐左右把禮物收下。

「你們剛纔都聽見了嗎？」百里視微笑地對各將領說：「現在鄭國人民已懷叛意，我軍深得民心，何愁鄭國不滅？今天已到滑邑，不必速進，就此休兵三日，再行攻打不遲。」

「這完全仰仗國家的洪福，元帥的德威，好吧，我們就休息三天

吧！衆將領齊聲地說。

三天過了，秦軍開抵目的地。探馬報道：「鄭國好像早已料到似的，全國都有重軍佈防」。

「奇怪的很，鄭國已知道我們軍隊開來嗎？」秦國衆將領聽了都吃驚的說！「我們恐怕上了那幾個鄭國商人的當了；什麼慰勞？怕是用
的緩兵之計哩！」

暴戾狡詐的秦軍，總以爲兵不血刃，就可使鄭國屈服，再也想不到對方已經有了充分的準備，這一來到把秦軍弄得進退兩難。

隔了些時日，秦軍終因師久無功，全體退出鄭境。

在國難中，弦高犧牲了大部分財產貢獻國家，國家卻因此而獲得保全。

三 我情願替他一死

「老荀你還不走嗎？土匪快殺進城來了！」一個中年男子慌慌張張地對荀巨伯說，一面抹着額上的汗珠。

「多謝你關顧，但是我有一個朋友正病着，我要照料他，請你先走吧！」荀巨伯說罷，向他拱拱手，就走回來。

下午，土匪們果然殺進城來了，全城的男女老幼，哭哭啼啼，像潮水似的直向城西湧出逃去。

人在疾病中，好像聽覺特別來得靈敏，外面嘈雜的人聲，早已驚動了床上的病人。

「巨伯兄！」荀巨伯的朋友呻吟的說：「現在土匪大概已離城不

遠了，我臥病在床，無法走動，只好聽天由命！承你的好意，從很遠的地方來照顧我，並且連累你受驚，真是感激非淺，我想趁土匪沒有殺到這裏的當兒，請你趕快離開這危險的地方，倘使你在此地萬一遭遇了什麼不幸，我更是過意不去。巨伯兄，你去罷！」

「這怎麼可以！」荀巨伯說：「起初因為你有病，我不放心纔老遠走來看你，假使我怕死，早就逃開了。俗語說得好：『朋友要患難相助纔算真朋友』。現在你病勢這樣沈重，我決不應丟開你自己去逃命，萬一土匪竟殺到這裏，那麼你我二人，能同生便同生，不能同生便同死，也不枉做了一場好朋友！」

可怕的土匪終於殺來了。一陣急促而粗暴的破門聲以後，荀巨伯朋友的家中多了十幾個面目猙獰的匪人。爲首的兩個強盜，頭上紮着

紅布，各握了一把鋒利的掛刀，奔向病榻來。

「你們的膽子真大！」匪首用刀指着他們喝道：「我們的大隊殺進城，全城的百姓，差不多都逃光，你是什麼人，敢留在這裏，難道不怕死嗎？」

「這位是我的好友」。荀巨伯指着病人回答：「他現在正患着重病，不能行走；我名叫荀巨伯，是特地來看他的，因為他沒人照料，所以未忍離開他自去，今天你如果一定要殺害他，我情願替他一死，務必請求你們不要驚動我這位正在病着的朋友！」

「好個有義氣的人，可敬的很！」土匪們很慚愧地說：「我們雖然不得已做這種可恥的殺掠勾當，但天良還未泯沒，怎敢冒犯你這樣有義氣的君子。」

我們走吧！土匪們彼此招呼着說：「我們回去從此改邪歸正，重新做人。」今天遇着這位先生，越發顯出我們行爲的不當」。

於是一陣呼嘯，全體匪兵立刻退出城外，各回老家，另謀正當營生。荀巨伯和他的朋友，以及全城的居民，都因此而免於難。

註：荀巨伯漢魏許州人。

四 少年石像

西曆一五五四年（明朝嘉靖三十二年）七月 江南秋收時節。火絨

般的驕陽照在金黃的稻穗上，映成一片耀眼的光芒。勤樸的農夫們，三三五五蹲在柳陰下，看着曠場上成堆汗血結晶的穀粒，傾聽隔岸送來與連翩起落合拍的歌聲，彼此交換着滿足的微笑。八月的江南太美

麗了！天是那末晴碧，山是那末幽秀，水是那末靜恬！當夕陽初卸新月未上的時際，整個江南是浴在一片落霞、暮靄、炊烟、漁火……交織的晚景中。

陡然，東海捲起一陣暴風雨，進襲了富庶的江南——倭寇自浙江登陸，沿嘉興柘林一帶竄奔嘉定，霎時，這靜美的古城，陷入了混亂的漩渦！

「起來！全城同胞們！保衛我們的嘉定！」這是嘉定城中發出來的吼聲，立刻男的，女的，老的，少的，聚集了幾千人，組成自衛隊，分守四門，替嘉定築成一座新的壁壘。

倭寇來了，一見嘉定全城已有準備，便退到附近的鄉村中去。

嘉定人見倭寇退去，祇以爲他們膽怯，人心稍稍安定下來。那知

正中了敵人「避實就虛」的狡計。

一彎新月高掛雲端，寒光照遍了大地，斷斷續續的蟲聲犬吠，遙相酬和着，月光分外顯得淒清。夜漸深了，城牆上的衛兵來回踱着沉重的步子，時而把眼光移向每一個陰暗的城堞，只覺得寒風砭骨，霜氣襲人。

「今夜大概可以平安過去吧？」幾個衛兵心裏這樣想着，勞乏多日的身體，漸漸感覺倦意。

「喲！今天實在乏力了，我想睡一會，今夜偏勞你吧！」

「真的，我們已經好多夜未能合眼了！這幾天倭寇並沒有來騷擾，今夜這樣冷的天氣，諒他們不至於來送死，你放心睡罷！我也想暫時休息一下」。

幾個守城的人談着談着，一陣呵欠，不覺都沉沉睡去。

「他們都睡着了！」倭探爬上城，聽得牆角鼾聲大作，驚喜的幾乎笑出聲來，趕忙爬下城來，奔回報信。

沒有好久，一羣倭寇果然來了，內中有十數個膽大的倭寇，便搶先駕起梯子登城，嗤！嗤！嗤！手起刀落，便把幾個貪睡的守城人殺死，一面揮刀招呼城外的倭寇攀城，一面向城樓方面殺奔過來。

正當這間不容髮的危急時際，倭寇們雜沓的腳步聲驚動了一位關心時事尚未入睡的少年。

「咦！這聲音來得好奇怪！」少年揉揉眼睛一看，只見對面有十幾條黑影刀光在月下閃動，不覺大吃一驚。

「這一定是敵人偷襲了！怎未守城的人一個都不見了？」這時少年

的焦急悲憤達到了極點了，隨即握了一柄菜刀，迎面衝上，一頓亂砍，立見十幾個圓溜溜的東西滾落地上。



少年奮勇殺敵 二圖

少年正殺得起勁，忽然覺得胸前有點溼膩，低頭一看，原來左肩上已受了重傷，鮮血自創口滑滑流出，把衣衫都染透，少年心裏一驚，不覺失聲叫了一聲「啊喲」，便倒下來了！這時少年雖受了重傷，但是心內卻很清楚，他知道自己已無力殺敵，可是他卻很擔心全城同胞的生命，他想：這種危險的情形，如果不給全城同胞知道。那末全城同胞不是要被倭寇們殺個乾淨嗎？他想到這裏，便鼓足了勇氣，高聲叫道：

「倭寇偷城了！快起來殺敵呀！快快……起……起來殺敵呀！」

一陣悲壯的呼聲後，守城的人都驚醒了，大家提刀趕來，倭寇們已經逃得無影無蹤，只見十幾個身首異處的敵屍，和一位手執菜刀的少年，靜靜的躺在鮮紅的血泊中。

天明了，少年壯烈犧牲的消息傳遍全城，於是成千成百的男女老少都擁上城樓，圍着少年的遺體，肅容低首，對這位勇敢少年表示無限的哀敬！

少年是爲保衛嘉定而死的，事後，嘉定人爲了紀念少年義勇的精神，便在東門城樓——少年殉義的地方立了一座怒目東視的石像，讓後人永遠記憶這慘痛而壯烈的一幕！

五 血印和尙

明朝嘉靖時代，差不多是我國最多事的時候，那時，倭寇時常到江、浙、閩、粵一帶搶劫，殺人放火，無所不爲，如果碰見面孔生得端正一點的婦女，不論是老太婆小姑娘，都免不了他們可恥的污辱。因此東南各省人民，一提到「倭寇」這兩個字，無不咬牙切齒，恨入骨髓。

某年，倭寇侵擾浙江嘉興，逢人便殺，見物即搶，並擄了幾百個少年姑娘關在嘉興三塔灣某大寺院裏，盡情糟蹋。這寺院裏原來有很多和尚，自從倭寇來了以後，都逃走了，只剩下一個老和尚捨不得離開他多年清修的場所，留在廟裏看守香火。倭寇到了廟裏，因爲他年

紀已老，不曾殺他，便叫他充當雜役，餵馬匹。

一天，這般倭寇因為要到別處打劫，僅留了幾個賊兵在廟裏，看守婦女財物，廟中特別顯得清靜。

「媽媽啊！哥哥啊！你知道你的女兒，你的妹妹，在這裏受盡了強盜們的欺凌和侮辱嗎？我們什麼時候纔能逃出火坑呢？」這聲音自廟房中傳出，十分沉痛淒涼。

這時，老和尚剛從走廊經過，聽到房中悲慘的呼聲，心裏非常難受，邊走邊自言自語地說：「阿彌陀佛！這一班強盜，成天的這樣殘殺我國同胞，污辱青年婦女，真可恨極了！出家人慈悲爲本，我何不趁此機會，想個辦法，救她們脫離虎口？」老和尚想着想着，忽然計上心來，便到殿上拿了兩只酒瓶，帶了一些錢，走出廟門。

一會兒，老和尚回來了，手中除酒瓶而外，多了一包東西，油膩膩的，還帶着一點肉香。

「諸位」！老和尚笑嘻嘻的對倭兵說：「這幾天你們太苦了，難得今天空閑，我特地辦了一點酒菜，預備請請你們」。

「不敢當！不敢當！怎好叫老和尚破費呢？你太客氣了」！倭兵們本是一夥酒徒色鬼，他們見老和尚辦了這許多酒菜，個個饒涎直滴，嘴裏儘管客氣，那幾雙手早已不由自主地把酒菜接了下來。

「難得今天兄弟們都出去了，我們大家痛飲一杯」！倭兵甲說。

「好吧！大家乾一杯」！衆倭兵附和着說。

「諸位放量飲個痛快，酒多得很呢，只可惜我出家人不能奉陪」！老和尚走上前，握着酒壺，慇懃地挨次把各人的酒杯斟滿。

「老和尚人真好」！倭兵帶着醉意說：「將來我們一定重重賞你」！
「多謝諸位抬舉」！老和尚嘴裏謙遜地回答着，眼光卻注視着任何一隻快要喝乾的酒杯。

那些倭兵本來貪酒，又經老和尚在旁慫恿相勸，不多一刻，一個個喝得醅釀太醉，蓬橫七豎八地醉倒在地。

「萬惡的強盜，該死的強盜，你們也有今天嗎」？老和尚望着爛醉如泥的倭兵，恨恨的罵着。隨即拿出一網麻繩，把他們一個個綁得緊緊地，轉身將廂房打開，放出那些可憐的小姑娘。

「老師父，你真是我們的救命恩人」！那些小姑娘哽咽地說：「可是強盜們回來查問，一定要連累你了，請你跟我們一起逃命吧」！

「你們趕快走吧！出廟門向西北就是大路，強盜們一定不會碰着

你們」。老和尚誠懇地說：「假使我和你們同走，說不定要被強盜追
着，結果大家同歸於盡，與其如此，還是留我在這裏，騙他們向別條
路上追趕，你們方纔有救，至於我這條老命，就是爲你們犧牲了，也
是值得的」。

她們聽了他的話，覺得十分有理，又覺得於心不忍，經了老和尚
再三催促，她們這纔含淚拜別而去。

當天下午，大批倭寇果然回來了，及至走進廟中，忽然發覺幾百
個小姑娘都逃走一空，不覺勃然大怒。

「呔！老禿賊！我問你，那些女人那裏去了？」一個頭目憤怒地指
着老和尚罵道：「快從實說來，如果有一句假話，管叫你立刻死在
刀下！」

「請您息怒，聽我細講」。老和尚見神見怪地說：「今天早晨車馱菩薩顯靈，把房門打開，放走了女人，我當時嚇得躲在神龕下，親見他們向東南方逃去，兄弟們大概也是觸怒了菩薩，纔被捆起的」。

「世上竟有這等奇事」？迷信神鬼的倭寇們，被他說得半信半疑，以為老和尚決沒有這樣大膽，敢放走女人，一心牽着那幾百個奔輕貌美的姑娘，等不及詰問留守廟中的倭兵，就提刀向東追去。

當然，倭寇是不會追到她們的，結果趕了幾十里路，還是空着手回來。他們進廟以後，一肚皮怒氣沒有地方發洩，就把老和尚綁在廟門外牌坊的石柱上，用柴火澆油將他活活燒死。

老和尚爲了幾百個小姑娘的生命而死了，那根石柱因爲貼着他被燒的身體，竟赫然留下一個血印！直到現在，到嘉興三寶灣遊歷的

人，還可以看到那個印着民族仇恨的血跡，與老和尚「捨身取義」的精神，同爲同胞們腦中不可磨滅的印象。

六 義伶老何

清朝同治年間，有位新提學使到貴州上任。照當地的慣例，要演戲三天，歡迎新赴任的官吏，因此全城的民衆，聽了這個可喜的消息，無不歡喜欲狂。

臨時戲臺就搭在學署內的大院落裏，戲臺的四周，用竹木蘆葦搭成幾座看臺。

第一天戲場內十分熱鬧，不論男賓席，女賓席，都坐滿了觀衆，幾千幾百隻眼睛，都注意着戲臺上各種表演，幾千幾百隻耳朵都靜聽

着戲臺上各種歌唱。這時，每個人的心情，都爲伶人們豔麗的裝飾，生動的表演，與妙的歌聲，曲折的劇情陶醉了。而尤其令觀衆傾倒的是那位「唱做俱佳」的武生。

這位武生，號說藝廣棟，擅劇入，他的真名姓雖很少有人知道，却是提起濱州劇界的何老圃來，大家都能「如數家珍」似的說出他的好處。

何老圃具有一副強健的體格，膂力既大，唱工又好，對於撲跌跳，舞刀耍槍，翻筋斗，十分精熟。他尤善於表演，扮演劇中的俠客義士，是他唯一拿手的好戲。那種「路見不平」，「見義勇爲」的精神，他都能唯妙唯肖地表演出來，所以他每到一處演戲，都得到當地觀衆的熱烈歡迎。

觀衆們在第一天得到一個極好的印象，第二天學署內更是擁擠不

場，不但男賓增加了許多，就連那些平常難得出門的婦女，也抽空閑趕來，不見識這偉大的場面。

一陣鐘聲以後，戲劇開場了。衆伶人各獻所長，盡力表演，博得觀衆無數的采聲。不多一刻，衆人所期望的何老闆出臺了，頓時一陣震耳的鼓掌，響遍戲場。何老闆在這許多人熱烈捧場之下，更加賣力表演。不料正演到最有精采的時候，突然發生了空前的慘劇。

「不好了！那裏燒起來了！」這聲音從觀衆口裏叫了出來，大家掉頭一看，看戲的一角，已在濃烟包圍中了。

「火……火……火起了，趕快逃命吧！」觀衆爲了保全自己的性命，不顧一切，四散奔命。全場立刻混亂起來，一般男子，仗着年青力壯，等不及向門外逃去，可是門小人多，一時竟將大門塞住，大

家走不出來。

呼……呼……呼！烈燄順着風勢延燒開來，把全院映得通紅。這時那些婦女們，因為自小裹成兩隻小腳，門口又被男客堵住，欲逃不得，眼看就要被火燒着了。

正在這危急的時候，那位何老闆忽然縱身跳到女賓席上，一手挾了一個女子，躍上牆頭，一見外面一片草地，便把手中女子放下，隨即跳進牆內，再救其他婦女。

他在火燄中進進出出，約莫救出了一千多個婦女的時候，火燄已經燒着了他的衣角，老何趕忙跳出牆外，就地一滾，撲滅了身上的火燄，轉身又跳入火場。

「何老闆！別只管救人吧！裏面太危險了！」大家見他的眉毛頭

髮都被火燒光，不免替他擔憂。

「這是什麼話？見死不救，還算人嗎？」他說完，一躍入內，又接連救出七八個女子。最後他總抱了一個女孩子跳出來叫道：「好了！好了！」火燄裏的女子都救出……」。可憐他話未說完，就倒在地上。大家注目細看，他周身皮膚都被火燄燒傷，鮮血不住自創口盈盈流出，把四圍草地都染得赤紅。原來他因為在火中過久，火毒攻心，終於犧牲了他的生命。

這次大火，共燒死了幾百個爭先逃命而未走出的男子，可是柔弱的婦女，一個都沒有遭難，這不能不歸功於這位義勇的何伶啊！

七 義乞武訓

武訓是山東人，排行第七，從小就沒有父親，家裏窮得不能過活，只得出賣勞力，替人家做傭工度日。

他前後共換了三個主人，最後這家主人姓劉名惠生，家住館陶城東三十里劉家莊地方，是一位酸秀才，家中雖薄有資產，但爲人卻十分吝嗇。

一天，武訓的姐姐託朋友帶了兩吊錢一封信來，恰巧武訓不在家裏，來人便將信和錢託主人收轉，那知這位秀才竟欺武訓不識字，將錢沒收下來。

當然，武訓是不會知道主人這個鬼計的，可是事又湊巧，兩個月後，武訓又有一個同鄉來言望他，彼此談了些家常之後，便提起武訓姊姊帶錢的事來。

「見鬼！主人那天唸信，並沒有說到有錢呀？」武訓詫異的說。

「準是你的主人吞沒了，快去找他！」他的朋友說了這句話，便告辭走了。

武訓氣沖沖地回來，進門就叫道：「東家！前次我姐姐來信，錢到那裏去了？」

「誰告訴你有錢的？」

「家裏人來說的！」

「混蛋！大約你想錢想瘋了，難到我還賴你的臭錢不成？誰說有錢，你就向誰討吧！」

劉秀才痛罵了武訓一頓，恨恨地走回房中。

武訓受了這次刺激，心中十分憤怒，他想：「主人吞沒我的錢，

無非欺我不識字，今天纔知道不識字的苦處，是這樣難受」。從此他就出門行乞，發願要辦幾處義學，使得那些窮苦人家的子弟，都有讀書的機會。

他在行乞的時候，常常這樣唱着：「我討飯，你行善，修個義學你看看」！他在路上見到破布殘線，就拾起來結成線球，賣了換錢，充作辦義學的基金。他唱着：「結線球，纏線蛋，修個義學在早晚；纏線蛋，結線球，修個義學不用愁」。他口中唱着，手中結着，到處兜售他的線球。

他行乞積了許多錢，自己卻捨不得用，每天只在垃圾堆上撿些菜根充飢，他邊吃邊唱道：「吃得好，不算好，修個義學纔算好」。偶然向人家討一碗開水，他總是先洗過臉，再喝下去，別人譏笑他，他便

唱道：「喝麟水，不算麟，不修義學真骯髒」。他跪在一個破廟裏歇宿，一天晚裏起大風，瓦片被風吹落，掉在他的頂上，打得頭破血流，他卻滿不在乎地唱道：「打破頭，出出火，修個義學全在我！」

有一次，他到一個大寺院裏行乞，看見廟宇十分寬敞，覺得這樣好的地方，不辦義學，實在可惜，於是便拉長喉嚨道：「廟宇大，和尚多，爲何不把義學修？」把許多和尚都逗的笑起來，大家見他這樣「急公好義」的精神很是感動，便捐了許多錢給武訓。

這樣過了幾年，武訓便將行乞來的錢，辦了三處義學，起初有些教師鄙視武，是一個叫化子，不肯應聘，武訓便親自跪在教師的門前懇求，不達目的不休。他雖窮，但對於教師的俸金，則竭力從豐，務使每個教師都能認真授課。對於頑皮的學生，他也常常跪在他的面

前，苦勸他們好好用功，他常常唱道：「讀書不用功，回家無臉見父兄；讀書不用心，回家無臉見母親」。因此義學的學生沒有一個敢偷懶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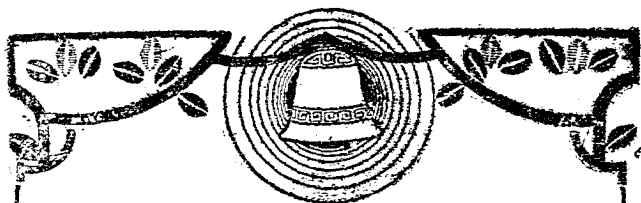
武訓一生雖然把全部心力化費在義學上，但對於貧苦的人，也樂於捐助。一次，他聽說冠縣有一個婦人，家中很窮，侍奉婆婆非常孝順，武訓聽了，大為感動，便捐了十畝田給他，唱道：「這人好，這人好，我給十畝還嫌少；這人孝，這人孝，給她十畝好養老」。

武訓年紀漸漸老了，有人勸他娶個老婆，他搖搖頭唱道：「人生七十古來稀，五十三歲不娶妻，親戚朋友斷個淨，臨死落個義學症」。原來他自己常說生平害了一個「義學症」，只有廣修義學，纔能把他的病症醫好。由此可見武訓創辦義學的精神，是怎樣偉大了。

光緒二十二年四月間，武訓得了很重的疾病，病終時。別無遺言，只囑託左右把他葬在義學旁邊，死年五十九歲。

舉喪的那一天，送殯的學生，共有幾千人，其中有正在讀書的學生，有身居顯要的官吏，此外各省各縣的士紳，也都不遠千里，趕來敬悼他。現在，武訓中學還在山東臨清縣哩！

07341

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三月初版

義的故事

全一册 實售國幣二角五分

(外埠酌加運費)

編著者 澹竹

發行人 吳秉常

印刷所 正中書局

發行所 正中書局

(1807)

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證圖字第一三〇九號

92
5712



5
5

ABC
G
216.8
13

0.25